



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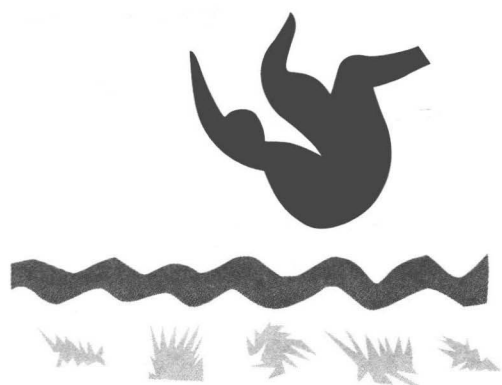
春雨

钟
铃 著

龍

名家散文
典藏系列

貳



大地

春雨

钟
铃
著

龍門書局
北京

著作权登记号: 01-2011-223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031958; 13801093426

邮购电话: 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春雨 / 钟玲著. —北京: 龙门书局, 2011.9

(名家散文典藏系列)

ISBN 978-7-5088-3262-3

I. ①大… II. ①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4969 号

责任编辑: 郝明慧 周青丰 / 封面设计: 后声设计工作室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 刘绍铭主编。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www.longmenbooks.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32 (900 × 1245)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 3/4

字数: 156 00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导言

大地春雨：钟玲的散文

刘绍铭

钟玲在《大地春雨》里追怀的人物，香港人比较熟悉的，想是“大醉侠”胡金铨。“朋友聚餐一定请他为上宾，他带给他们欢笑，也带给自己欢笑，在由薄转浓的酒意之中。大餐桌就是片场，他成为男主角，贮藏数十年的逸闻、掌故、笑话，滔滔涌出。满座友人不是听入了神，就是笑弯了腰，而他自己则一杯又一杯，直到他半醉了，瞪大眼一副顽童表情，很多话都敢讲了。这是他最没有压力的时刻。”作者随后加了一笔：“他平常是滴酒不沾的。”

金铨也真命薄，到医院去要动的，原是“小手术”，结果阴错阳差，赔了性命。他晚年的心愿是要拍华工血泪史。片子没拍成，拍成上演是否可以重振雄风，谁也没把握。但我们相信，他在《侠女》和《空山灵雨》几部片子所创造的电影语言，早已成为中国电影的源头活水。看李安的《卧虎藏龙》，竹影摇曳处，总觉得似曾相识。

金铨拍戏一丝不苟，为了追求每一个镜头十全十美不惜“坐看云起”的精神，堪为后世典范。

徐訏是钟玲在《大地春雨》中纪念的另一位知名人士，也是港人熟悉的。这位“个子高高、穿着风衣……眼珠灰黝黝的，注视着楼外的雨丝，像是深潭一般，蓄满了落寞”的“南来作家”，1980年在香港病逝。

我生平只跟徐訏有一面之缘。大概是他逝世前的三四年吧，在香港一个饭局上，经朋友介绍认识的。钟玲说徐訏是她中学时代崇拜的作家。我在小学毕业后的童工岁月中，闲来也爱读他的作品。他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连句子也欧风美雨。记得《赌窟里的花魂》那位以花自况的女子说话的口吻是这样的：“我？我开过，最娇艳地开过。我凋谢过，最悲凄地凋谢过。现在，我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花魂。”这种言语，当年读得如醉如痴。

饭后徐先生邀我喝咖啡。闲话表过，他突如其来地冒出一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什么对我的作品一字不提？”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当时的感觉很窘。的确很窘。照理说，我不过是这本小说史中文版的编译，不是作者，大可一句“我不知道呵，你为什么不自己问他”就可打发过去。但我相信当时一定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绝。

现在重组场景，给徐先生捉个正着，能打圆场的外交辞令，最恰当的应该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取舍的标准，各有立场，先生何必为此耿耿于怀？”

其实，细想来，这些话绝非“外交辞令”。以《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风靡一时的无名氏，一样没有上《中国现代小说

史》的榜。文学作品的评估，各有立场，确是真话。远的不必说，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点评的散文作者中，梁实秋就没有上榜。

钟玲在《大地春雨》中追怀的人物还有一个与我达成了共识：许芥昱教授。这名字对香港人来说想是相当陌生，但你看看下文，相信会同意，这书呆值得纪念。他是诗人、书画家、学者。1982年1月，旧金山湾区连天风雨，引发山泥倾泻。他的房子，三面环山，危悬于山坡之上，面对太平洋。山洪一爆发，他的房子也真的是随波逐流了。

许芥昱就是 Hsu Kai-yu，生前在旧金山大学任教多年，是第一位把中国新诗有系统地英译后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功臣。芥昱之死，确是飞来横祸，但当时他要是当机立断，理应可逃一劫。他却爱书如命。山洪来时，他的地下室被水淹。地下室就是书房，除了藏书外还有字画、手稿。钟玲以悼文的口吻描述，“当下面的山坡开始往下倾泻之际，整个房子震动起来。你的儿子一把抓起小狗，往大门冲去，口中狂呼：‘爸爸！快走！快！’”但他没听劝告，奋力涉水抢救藏书，也因此赔了性命。

印象中有论者曾把钟玲的散文称作“学者散文”或“学院派散文”。学者散文？如果说的是文章的格调，那就是相当于英文的 scholarly essay 了。学院派散文，应该是 academic essay 吧？

以英文习惯来讲，scholarly essay 也好，academic essay 也好，总容易令人联想到前顾后瞻、步步为营的八股文字。翻阅钟玲历年所作，嗅不到什么学究气味。我想“学者散文”这个称谓，说的该是作者学院中人的身份吧。

如果钟玲写的是 scholarly 或 academic essay, 你大概不会看到像《狗缘》这种感性小品。且说 1987 年冬天, 这位从台湾来的学者, 在港大任教, 离乡别井, 一时感触, 觉得“需要温情的支持”。有一天在油麻地附近的宠物店看到一条模样很怪的小白狗, 大约一两个月大, 非常消瘦, 两排肋骨都露出来。后来才知道这是伤天害理的店主做的好事, 他怕小狗长得太快不可爱, 故意饿它饭。

笼子内还有一条爱困的棕色小胖狗。小白狗虽然消瘦, 生命力却旺盛极了, 顽皮顶透。小胖每次想躺下来睡觉, 都给小白推推撞撞地弄醒。钟玲站在笼子前面默默观察, 一转眼竟看见小白对小胖做了好几次“古怪的动作”。原来小白“面对面把两只前足踏在小棕狗肩上, 身子抽动起来”!

小白是女身, “虽说方向与姿势都不对”, 但它做的分明是“不雅的动作”。拜性别研究雌雄同体论说之赐, 钟玲四五年后才悟出, 小白女扮男装, 大胆“非礼”小胖的行为, 在生物界原是司空见惯的事, 不值得大惊小怪。故事的结局是, 钟玲不以小白不文的举动为忤, 发了善心, 收留了它。小白陪伴了主人十二年零十个月, 完成了一段不寻常的“人狗缘”。

看过钟玲的小说或她为金铨编写的电影剧本, 想会察觉到她作品中的灵怪气息。你不会看到青面獠牙的大魔头出现, 但有些故事, 夜雨秋灯下读来, 也会骤生寒意。

想不到我们在她的散文中也有机会领略这种味道。应该是 1984 年间的事吧, 她在香港一家百货公司的古董部看到一只玉镯。暗绿色, 带深褐的矿物沁, 所以是入过土的陪葬品。她看着看着, 着了魔, 买下来就戴上, 大小正适合。这时外面突然雷电交作, 大雨倾

盆。

她回家后就患上重感冒，然后转气管炎，病了一个半月。人病了，镯子却盛旺起来，暗绿变成逼眼的青翠，深褐变出一层层红橙黄色，如台风前的晚霞。

说来也真怪。这陪葬的镯子，她戴上了，就生病。脱下来，就好了。她心里发毛，怀疑镯子是否吸了她太多的元气。后来一位东海大学校友看到，喜欢，说自己是基督教徒，百毒不侵，立意要跟镯子斗一斗。钟玲听后，就把镯子让给她，让她斗去。她戴上两天，就发了一次严重的红疹。

这位校友后来去了美国，正邪相斗结果如何，可惜没有下文。钟玲说这只“邪镯”是她拥有过的最美的玉器，也是唯一令她心里发毛的一件。她把这段又爱又怕的因缘，写成小说《过山》。

钟玲在《三束花，送徐訏》里提到，徐訏在香港住了三十年，后期写了不少以香港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但字里行间嗅不出香港气息。徐訏先生的广东话，大概不灵光，无法融入香港社会。钟玲教授原是“老广”，在香港生活毫无沟通问题，我们相信她定居下来后，像小白小胖这类香港故事，将会陆续有来。

目 录

导言 / 大地春雨：钟玲的散文……刘绍铭 一

音容笑貌

春天的手，冬天的手……002

生命可以承受的沉重……005

火化与水济……007

我看金铨拍戏……011

胡金铨的“开麦拉”……017

四朵花：胡金铨周年祭……020

安魂曲——悼许芥昱……023

三束花，送徐訏……025

轮回……029

个性的开放——新加坡文艺营……043

狗缘……046

落水狗……051

护土英雄忠狗……056

文化的碰撞

我的忘年之交——记初访美国大诗人王红公……064

热爱中国文化的王红公……079

四十年的差距……086

群山呼唤我——记访美国青年偶像诗人斯耐德……095

山的守护神——再访美国诗人斯耐德……110

沉稳的深情——记三访美国诗人斯耐德……120

寒山诗的流传……132

情系三地

一片祥云……158

一个美丽的香港人·····	160
爱玉的人·····	163
香港觅玉记·····	171
天下第一泉·····	181
是谁盗挖西汉楚王墓？·····	186
高雄，高雄·····	193
南方的美感——台湾南部的生活艺术·····	195
明信片的故事·····	206
玉山奇幻夜·····	212
金碧的相思林·····	220
国宝鱼的梦·····	226

异域行

我去过李永平的吉隆·····	234
匈牙利的忧郁·····	243

异域守岁图……247

洞中人……253

后记 / 香港人的热……259

音容笑貌

春天的手，冬天的手

文章里形容女人美丽的手，常说像“葱”一般。我母亲就有这么一双手。真的，她的手指像绿葱接近根的那一截，丰盈盈，白得发亮，润得透明。

1943年，在贵阳中国红十字总会，“范姑娘一双葱一样的玉手”名气非常响亮。那时母亲才由广州来到贵阳，她千里迢迢，越过日军的防线，来投奔在军中的未婚夫。小两口子决定两人先做事，存点钱再成婚。于是母亲在红十字会找到工作。红十字会的男职员有事没事都爱到卫生训练处去晃一晃，目的是为了多瞧几眼“范姑娘一双葱一样的玉手”。她的未婚夫一见情势不利，一下子心急起来，立刻就跟母亲举行了婚礼。这位急性子的新郎就是我父亲。母亲这双美丽的手，为了父亲、弟弟和我三个人，忙碌了将近四十年。奇怪的是，六十多岁人的手，现在依旧白嫩丰润。她洗碗从来不带胶手套，洗了那么多年的碗，她那双手比我又瘦又长的手可好看得多了。

母亲这双手不仅美丽，而且有妙手回春的能耐。就这一双手，把我们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把父亲打扮得齐齐楚楚，把我们姐弟俩调理得精精神神。我们姐弟到国外以后，那双美丽的手还是没有闲下来，开始养花，把我们家的院落化为色彩缤纷的世界。院子的泥地上铺上光洁的水泥，花圃地用红砖圈起来。一年四季鲜花不断，客厅里整日飘着花香；甚至最难养的兰花，也争先恐后地开放。我的一双手可没有母亲妙手回春的能耐。朋友送给我几盆花，养了半天也不见个花苞，没让我弄死已经算运气了。

我们家的院落，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原始多了，没有铺水泥，是泥巴地。一棵芒果树，两棵凤凰木，三把大伞，遮得院子阴阴凉凉的，不仅我们姐弟俩爱在树荫底下玩，寿山脚下的各种虫豸也爱到我们院子里来逛荡。那年夏天，父亲出海了，十岁的我和五岁的弟弟在院子里玩跳房子，母亲正在屋檐下换煤球。弟弟的小胖腿把小红瓦片踢完了一周圈，我正鼓掌叫好，忽然妈妈大声叫道：“阿玲，坚仔，站住！不要动！”只见妈手举着换煤球用的铁叉子，风一样地向我们奔来，我和弟弟吓得傻傻地站着。妈一手推开弟弟，一手举起铁叉朝地下直打，地下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蠕动着。妈使劲打了二三十下，打到她满脸是汗，她的手才停下来，握着铁叉子的手还一直发着抖。往地上一瞧，一条大蜈蚣，横在地上不动，有妈食指的两倍长，比妈大拇指还粗！身上一节节，黑得油亮。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蜈蚣！妈喘了半天气，然后用铁叉把蜈蚣夹起来，丢到煤球炉里，烧了半小时还闻到一股辛辣的怪味。

母亲平常见到一只蟑螂，也会惊呼一声，把父亲召来打蟑螂。

而这双美丽的手，为了保护孩子，居然勇敢地打死了一条剧毒的蜈蚣王。母亲充满春意的手，也有肃杀如冬天的一刻。

《联合报》1982年5月10日

生命可以承受的沉重

渐渐地，跟多年挚友通电话的话题转变了：以前谈的是自己新出炉的小说、推不掉的会议和演讲，以及文艺界的错综复杂；现在总是谈父母的身体，以及逼近的死亡。

哀伤把瑜的声调压低了：“父亲得知自己的肺癌挨不过两个月，他撕去家里5月和6月的日历，指着7月1日的日历纸说：‘这一张我撕不到了。’”光中先生近来很少扮冷面笑匠了，脸上虽然不冷，却常阴沉得像雨云。他老太爷才过世不久，他告诉我，岳母现在常常不是活在1992年的高雄，而是自由地在时空穿梭，前几天，她活在四川，担心日机会来轰炸，女儿还没回家。文月姐的声音透露郁结的悲苦，她父亲受糖尿病折磨，双腿一截截切去，已经是个没有腿的人，神智则在有无之间。曾经是她偶像的父亲，现在在澡盆中，不倒翁般浮着，她心中狂呼：天啊！把尊严还给我父亲吧！

这两个月，我活在战栗之中，母亲也患糖尿病，患三十六年了，她的大脚趾因发炎而动了挖腐肉的手术，但伤口流了两个月的脓还